

景觀

改變中國就是改變世界

——董夢陽的「藝術北京」

● 張 芳

近期京城熱議美國國務卿希拉里 (Hillary Clinton) 在哈佛大學的演講，她預測說二十年後的中國將成為全球最窮的國家，成為全人類的災難。她給出六條依據，其中兩條值得深思：「中國人不了解他們作為社會個體應該對國家和社會所承擔的責任和義務，更不知道對國際社會應負的責任和義務」；「中國人是世界上少數沒有信仰的可怕國家之一。全民上上下下唯一的崇拜就是權力和金錢，自私自利。」^①中國人聽此譏諷，實不悅耳。三十多年的經濟改革把一個貧窮落後的農業國家發展到今天實屬不易，但事實又真是出現了許多社會矛盾。客觀看待別國對中國的「恐懼論」才是我們應有的態度，這個「危險預言」警醒我們應該重視國人的思想文明建設，培養大家的合作意識和社會責任感，進而承擔對國際社會的責任。

當今世界已然危機重重。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有各類殘疾人士8,500萬，有5,800萬留守兒童，有1.4億老年人口，如何讓這些人上學無憂、安享晚年是一個刻不容緩的大難題。我和「藝術北京·當代藝術博覽會」（「藝術北京」）執行總監董夢陽的話題就從這裏開始。

「這些農村留守兒童的父母不得不去城裏打工，留下他們和年邁的祖父母相依為命，每天步行十幾公里翻山越嶺到學校，中午還吃不到午餐。所以今年『藝術北京』(Art Beijing) 組織了兩項慈善活動，一個是『免費午餐』，為農村的孩子們籌集到60至70萬的午餐費用，另一個是『天真者的繪畫』，把患孤獨症〔自閉症〕的兒童的畫作呈現給有愛心的大家，籌集資金。怎麼辦呢？看到身邊那麼多人活得很艱難、很糾結，我只想為他們做點甚麼，分擔點社會責任。」每年開年會時，董夢陽常講的一句話就是：「中國人口這麼多，我們還很落後，培養中國人對藝術的熱愛，他們將來會成為我們的觀眾和客戶。我們努力改變他們，就是對社會的貢獻。」

董先生出生於1960年代，經歷過文革和改革。創業初始，滿含對中國人民文明程度落後的遺憾，試圖步步扭轉。「慢慢、漸漸、一點一點」這樣的口頭禪貫穿我們談話的始終。董夢陽這個名字令人聯想到「夢想陽光」。平時穿着休閒、帶着俏皮草帽的他開着smart (精靈) 時尚車到處看展覽，輕鬆灑脫。當我要他的肖像照時，電郵過來的確是面容穩健的照片——一身

黑裝的他坐靠老式皮沙發，沉思躊躇狀。他回憶起小時候把畫冊裏的俄羅斯美女圖片剪下來珍藏在相框裏時，他的神情又一次流露出稚氣。這些年來，他不停收藏身邊的藝術家作品，時又樂此不彼地帶動身邊的「貴友」培養他們對藝術的鑒賞能力。2012年擬在北京一些重要的當代藝術場館，如中國美術館、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裏舉辦百人左右的VIP藝術鑒賞會。

2005年，董先生深感隸屬別家機構無發展前景，從中國國際畫廊博覽會 (China International Gallery Exhibition, CIGE) 執行總監脫身而成立「藝術北京」(Art Beijing)，意圖建立自己的品牌，培養一支具有國際化經驗的核心專業隊伍，推動國內畫廊和藏家的專業性。談話中，他不時流露出對中國文化發展的急迫渴望，「儘管我們有自己濃厚的古代文化，但近代中國不停被戰爭侵擾，和世界的差距愈來愈大。歐洲文明早已令中國望塵莫及，絕非關稅差距而已。其實不是奧斯卡歧視中國人，也不是巴塞爾歧視中國畫廊，因為根本就不可能把小攤販送到賽特購物中心裏。三十多年的經濟騰飛以無數人的持續落後為代價，我們沒有時間空談，只有勤勤懇懇地去摸索、去前進。」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時，全世界的藝術市場受到極大的衝擊。「大家都恐慌。狼來啦！幸好有北京文化發展基金的支持。這個基金每年投入的五個億重點放在創造良好的藝術發展空間、着力保障藝術區的基礎建設，並開設獎勵基金等方面。」這時的董先生慢悠悠的神態和低聲的語氣，讓人感覺很從容、很踏實。可當問到他如何為「藝術北京」挑選參展畫廊時，

他臉露難色，「同樣這也是一個階段問題，不能按照西方的遴選規則。今年有300家畫廊申請，結果批准了100多家，其中三分之二是國內畫廊。在國內，藝博會要承擔很多社會功能和責任，包括培養行業規範、推動年輕藝術家創作、堅持普及藝術教育論壇等。」

我曾經疑惑為甚麼「藝術北京」的畫廊水準離國際水平那麼遠，難道是董夢陽拒看國際一流的巴塞爾藝術博覽會 (Art Basel) 等當代藝博會嗎？聊天以後，開始明白他「立足本土，完整亞洲」的理念。「2007年之前我經常去看，之後就不再去，傷心了，因為我們這一代人肯定追不上了。瑞士好幾百年沒有戰爭，那是一個多麼和平的環境！每年Art Beijing開幕，我都不敢進去看。參展的100家畫廊就像10家畫廊，10家畫廊展10個同樣的藝術家。藝術家缺乏創造力，畫廊缺少高質量的作品，可是作品價格還在水漲船高。好的當代藝術的標準，至少應該包括技術、真誠和形式。」

和董先生愈聊愈覺得他背負着一種弘揚中國古代文明和傳統文化的使命感。他喜歡唐詩宋詞，但不敢沉醉；活在苦澀當下，滿目蒼夷，他不想拿西方標準來衡量中國，就像全世界都在大搞都市的時裝秀，而中國現在上演的只是一場農村的時裝秀，待日後中國城市發展成為都市時，我們才能完美演繹時尚風潮。

2012年「藝術北京」的當代藝術博覽會和經典藝術博覽會（「經典北京」）在北京全國農業展覽館整體亮相，佔地2萬平方米。董夢陽說：「3天參觀人數5萬人，我們故意收取50元的門票，把一些閒來逛逛、不尊重藝術、亂摸

亂拿東西的人拒之門外。我相信中國的藝博會未來參觀人數一定會達20萬人，因為我相信人們對文化的需求在不斷增長。這些年來，最大的欣慰就是開始有很多人收藏作品不是出於升值考慮，而是審美需求、為後代和自己購買可供欣賞的藝術品。」

董夢陽的理想系統愈來愈龐大而具體，2012年秋將操刀「藝術北京」的首屆設計藝術博覽會（「設計北京」）。他從「藝術北京」發端、延伸至「經典北京」、進而發展到「設計北京」，離教育大眾的原初目標愈來愈接近。「設計是兼容實用和藝術的一個領域，人們也許因為實際的需要而接觸到藝術，進而關注到真正的藝術領域。今秋會有6,000平方米左右的展位，分家居設計、裝飾設計、藝術設計、珠寶設計等部分。這些都是在普及教育，把大家引上對藝術欣賞和理解的正道。」

我可以想像董夢陽的理想還將更加燦爛，正如他所說，藝術可以給人「藝癮」。今年瑞士巴塞爾收藏家希克（Uli Sigg）正式宣布把自己珍藏近1,500件中國當代藝術精品捐贈給2012年開館的香港M+博物館，希克將重新踏上他的尋寶之旅。2012年的換屆選舉會議上，北京市政府也提出把北京建成「世界都市」的構想。愛迪達（Adidas）的口號「沒有不可能」（“Impossible is Nothing”）正在拉近我們和未來的距離。

董夢陽幾年前有了自己的下一代，他興奮地從iPad裏給我翻看他兒子的照片，新的生命讓他重新認識生命的價值。2011年，他在成都收藏家年會上說：「我們無法陪孩子到老到死，但可以教會他們正直、健康，對社會有所貢獻。誰說中國人沒有社會

責任感？未來中國一定會有大慈善家和大收藏家，他們一樣會回饋社會。畢竟錢非萬能，生不帶來，死不帶走。」

我們兩人在仲夏的清晨，對坐在「雕刻時光」咖啡屋。我想到電影導演塔克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在自傳體《雕刻時光》中對人類精神抱有深切的關懷，他最深的憂慮是「我們文化中精神空間的貧瘠。我們拓展了物質財富的領域，卻剝奪了人的精神維度」。他深信，「一個人能夠重建他與自己靈魂源泉的盟約，以此恢復他與生命意義的關係。而重新獲得道德完整性的途徑是在犧牲中奉獻自己。」^②董夢陽臨別時的一番話與塔克夫斯基不謀而合：「我家在太原，有時候回家去烈士陵園看看。那些睡在陵墓裏的英雄1949年建國前死掉了，如果活過來就是將軍。我可不想成為這樣的烈士。」

人活一世，草木一秋！希拉里的「中國的災難就是世界的災難」的「警世箴言」讓我們更相信——中國的未來就是全球的未來；改變中國就是改變世界。這也正是董夢陽一席話中慢慢、漸漸、一點一點帶給我們的暗語嗎？

註釋

① 引自〈希拉里哈佛大學演講：20年後，中國將成為全球最窮的國家〉，天涯社區，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develop/1/1027334.shtml。

② 引自〈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869632.htm>。